

目錄

出版說明	004
一、胡服騎射	011
二、輪臺罪己	021
三、廟樂之爭	031
四、王莽改制	043
五、誰主神器	055
六、漢魏禪讓	067
七、鮮卑漢化	077
八、江陵焚書	089
九、玄武門之變	101
十、馮道長樂	113
十一、亡國諸君	123
十二、天書封禪	135
十三、道君末日	145
十四、悲劇海瑞	155
十五、乾隆「肅貪」	165

胡服騎射

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暴吾地，繫累吾民，引水圍鄣，微社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鄣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騎射焉。——

《資治通鑑》

胡服騎射

我將要帶領大家走進中國歷史的長廊，從中定格若干個中國歷史的片段。這其實是有一定隨意性的，中國歷史那麼長，要講的實在太多，我們都看過一本書——《天方夜譚》，又叫做《一千零一夜》，如果說阿拉伯的故事可以講「一千零一夜」的話，中國的歷史，「一萬零一夜」甚至「十萬零一夜」也講不完。一個人學習瞭解的內容畢竟有限，個人興趣也都不同。這些年來，我在學習歷史、瞭解歷史的過程中，寫了一些文章，給各位講的就是我已經寫過的中國歷史上的這些片段，這些片段並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認為，它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者說也是比較有趣的。

學習歷史，當然首先是瞭解，但瞭解了之後幹什麼呢？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政治家需要通過歷史吸取經驗教訓，學者則可以通過歷史來進行研究。我們平時講，通過瞭解歷史可以得到智慧、得到樂趣，所以我希望所講的內容能夠對大家有所說明，或者讓大家會心一笑，或者可以引起各位的思考。

至於我定格的這些片段以外，還有更重要的內容，請各位讓我慢慢再學，再思考。這些片段有的正好可以串聯起來，但有的中間隔開了，所以需要一個一個片段講。首先要講的是「胡

服騎射」。

大家都知道秦國的商鞅曾經實行變法，這對秦國的發展壯大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我要告訴各位：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也是一場意義重大的改革，並在當時以及後來都對歷史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講到「胡服騎射」，首先解釋一下什麼叫「胡服」。「服」就是服裝、服飾；「胡」就是胡人。以前，在中原的華夏諸族，他們把生活在北方包括西北、東北的非華夏諸族，統統稱之為「胡人」，所以所謂「胡服」，就是胡人的服飾。那麼「騎射」是什麼意思呢？很簡單，騎著馬作戰，打仗射箭。大家可能覺得這個很正常，馬就是用來騎的。其實不見得這樣，因為中國古代，華夏諸族的馬不是用來騎的，主要是用來拉車的。打仗的時候，雙方都是趕著馬車，然後馬車上的人用長武器打仗。

之所以要實行「胡服騎射」，就是要使華夏諸族能夠接受胡人的服裝，改變傳統的作戰方式。

那麼誰實行「胡服騎射」？主人公是戰國時期趙國的國君趙武靈王。趙武靈王為什麼要進行這一改革？這不能不講當時趙武靈王所面臨的形勢和他的抱負。

趙武靈王做出這個決定是在西元前三〇七年，也就是他繼位十九年後。趙國原來跟魏國、

韓國一樣，不是獨立的諸侯國，而是晉國的三位大臣於西元前四〇三年分晉創建的，並且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認。

在三家分晉之後差不多一百年的時間裡，魏國在這三家裡經常執牛耳，占主導地位。趙國則國勢衰弱，經常受到鄰國的欺壓。趙武靈王繼位的時候，就發生了一件使趙國很受辱的事情。趙武靈王的父親趙肅侯死了，周邊幾個諸侯國如秦國、楚國、燕國、齊國、魏國，都來參加葬禮，可是這些來參加葬禮的諸侯國君都派了一萬精兵隨同，外人看著是來參加葬禮，實則是給這位少年新君一個下馬威。

趙國在其他方面也不容樂觀，比如說趙國的近鄰中山國。魏國曾經把中山國滅了，後來中山又復國了。儘管中山國的實力不強，但作為近鄰的趙國卻奈何它不得。另外，趙國曾經跟齊國、魏國一起想進攻秦國，結果被秦國打敗。後來趙國跟齊國、魏國發生衝突，齊、魏兩個國家又聯合進攻趙國，趙國作戰失敗，最後還是想辦法掘開了黃河大堤，讓黃河水潰堤，才阻擋住了對方的攻勢。

所以趙武靈王繼位的時候，趙國國力非常衰弱，又面臨著一些強鄰。在其即位以後不久，趙國又被秦國打敗。這一次，趙國的損失很大，八萬士兵被秦國屠殺。秦國還步步深入，攻下了趙國的藺、離石，就是今天山西離石這一帶，威脅到趙國國都安全。趙武靈王就是在這樣一

種形勢下繼位的。繼位之初，他就設置了兩個以前沒有的官職，一個叫做「博聞師」，「博聞」意即知道的事情很多，他設立了三位博聞師，實際上就給自己找了三位顧問，他不知道的事情隨時可以請教。如果這還不算什麼了不得的話，他又專門設立了三位叫「司過」的官職，專門監督國王有什麼過錯，然後隨時向其提出意見。趙武靈王一邊學習一邊找大臣專門監督他，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當時諸侯林立，大家爭著要提高自己的級別，很多國君紛紛稱王。趙國本來是子爵，祖上有趙簡子、趙襄子等。到趙武靈王父親的時候，諡號是趙肅侯，已經稱侯了，但是趙武靈王卻只把自己的稱呼定為「君」。什麼意思呢？就是說，趙武靈王認為還不到稱王的時候，那就不要用這個名義。不過，他始終在觀察周邊的形勢，積蓄力量，隨時準備在必要時發揮出來。西元前三〇九年，趙武靈王親自到東北的邊疆九門，就是今天河北的西北邊界一帶，築了一個瞭望臺，叫做野臺，在這裡觀察鄰邦中山國的形勢。

西元前三〇七年，趙武靈王終於找到了機會。當時，秦國君王是秦武王，力氣很大，而且很喜歡表演。有一次他跟一個武士比武，大家說把鼎舉起來，結果他舉起來好幾次，突然一下子站立不穩，被掉下來的鼎壓斷了脛骨，很快就死了。趙武靈王得到這個消息，就採取了一個措施，他知道當時秦王之位一時之間沒有人繼承，而秦武王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在鄰國燕國，於是他趕快派人到燕國護送這位公子回到秦國。後來果然這位公子繼位了，這個人就是秦

昭王，因為秦昭王是在趙武靈王的支持下回到國內繼位的，這樣就改善了趙國跟秦國的關係。當時秦國很強大，趙國與其改善關係以後，當然就能擺脫這個主要威脅，去處理其他的事情了。接下去，趙武靈王大舉進攻中山國，攻占了中山國一些戰略要地。他還親自率領軍隊向北及西北推進，一直把趙國的疆域擴展到了今天內蒙古河套一帶，所以從地圖上可以看到，趙國的疆域一下子就大規模地擴展了。疆域擴展到了河套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趙國的勢力範圍到了秦國的北邊，不再被動地處於秦國的威脅之下，而是從北方扼制了秦國。而中山國呢，被趙武靈王這樣接連地進攻，戰略要地都失去了，只能苟延殘喘。經過十九年的苦心經營，趙武靈王已經擺脫了原來處處受壓、受鄰國打擊、無所作為的境地。

趙武靈王是不是就滿足了這樣的形勢呢？不是。他下一步醞釀著更大的改革，那就是「胡服騎射」。

為什麼中原這麼多的君主，只有趙武靈王想到這一點呢？這當然一方面是他為了國家的強大，要提高軍事實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在開疆拓土的過程中，親自深入實際，看到了北方的胡人在軍事上之所以占據優勢，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們不是用中原地區傳統的車戰，而是用騎兵、射箭。為了適應騎馬射箭，必然要改變服裝，因為中原地區傳統的男子服裝是上衣下裳，跟近代的連衣裙差不多，下面不穿長褲，而只穿一條裙子，這樣的服裝是沒有辦法騎

馬的。所以，人只能站在車上打仗。另外，中原地區飼養的牛、馬，在勞動時主要是用來拉車的，在拉車的基礎上發展下來就是兵車，所以打仗都是用兵車。

可以想像，幾匹馬拉著車，很重要的就是那個趕車人，他掌握著方向，控制著速度。在打仗時，還需要有道路配合，如果前面是一個坡就不一定上得去，甚至有可能沒有道路，那行進就更艱難了，所以兵車的機動性是很差的。騎兵則有很大的機動性，有的坡也能爬過去，沒有路也可能通過，小河也可能過去。另外從戰爭本身來講，站在車上用一支長矛打仗，雖然可以延伸自己的手臂，但是幅度受到了車的限制，遠遠比不上騎兵用箭可以射到的範圍。還有，馬車通常要用好幾匹馬拉，一旦其中一匹馬出了問題就會影響到其他的馬，另外如果車輪什麼地方出了毛病，比如車軸斷了，都可能出現問題。還有車要拐彎、要調頭，都不是很容易的，所以在戰爭中常常是腹背受敵。

相比之下，騎兵的優勢就大大凸顯出來了，所以北方的胡人都不用車，他們的車主要是用來運輸以及後勤補給，戰鬥中主要的實力則都是騎兵。趙武靈王這麼一考察就明白了，要突破、要提高自己的戰鬥力，一定要把兵車改成騎兵，而要改成騎兵，當然要推廣射箭。

為了配合騎兵，衣服也一定要改革。只有學習胡人，上身穿緊身窄袖，下面穿長褲，這樣的服裝才能符合需要。但是改革的阻力非常大，什麼道理呢？在華夏諸族發展的過程中，服

裝已經成為禮儀、文化的一部分，從服裝的原始功能來講，不過是遮羞、保暖、美化。原始人一開始是不穿衣服的，後來出於保暖的需要，用樹葉、獸皮這些東西裹身。再後來有了倫理觀念，無論男女都要把不宜公開的地方包裹起來，就有了遮羞的功能。等到這兩個功能都滿足了，又有了追求美麗之心，就通過服裝的色彩、款式進行美化。

在走向文明的過程中，服裝還產生了一個更大的功能，就是要和穿著者的身份相匹配。儒家講究等級制度、講究禮儀，那麼等級制度跟禮儀通過什麼來呈現呢？除了通過一些規範、儀式以外，就是通過服裝了，通過戴什麼帽子，穿什麼衣服，衣服什麼顏色、什麼式樣來體現，而且穿戴服飾往往把外觀的形象跟自己內在的需要聯繫起來，所以服裝是不能隨便改變的。帽子當然更重要，在重要的場合，不僅要戴正帽子，戴自己規定能戴的帽子，連帽子的裝飾譬如帽纓都不能散亂。孔子最得意的學生子路在一次政變中親自參與，本來他的武功很好，格鬥也沒有出現什麼大的問題，但是不小心帽纓掉在地上了，他就停止格鬥，把自己的帽子戴好、帽纓放齊，就在這個時候，被對手給殺了，千古遺恨。有人辯論說他當時應該先保命要緊，生命都沒有了，還管什麼帽纓正不正呢！我想在子路的理念裡，是寧可死都不願意損害自己的形象，特別是帽子那麼重要的東西。所以從這裡就可以看出，要想華夏諸族特別是上層人物改變服飾，這不是那麼容易的。

同樣，要這麼多的文武官員改變他們的作戰方式，也是不容易的。戰國時，文武的區別還不是那麼明顯，一般來講，每一個貴族、每一個將軍甚至每一個平民都要掌握駕車等作戰本領。例如孔子教學生「六藝」，其中就包括了射箭、駕車。駕車人在當時特別重要，國君、統帥都離不開駕車的人，等於國君的安危就交給他了，統帥打仗也是靠他。我們就可以理解，要改革，要胡服騎射，是很不容易的。

另外當時那些貴族其實也不一定都具備作戰能力，並不一定騎射都可以學得很好，要讓他們放棄原來這種形式主義的作戰方式是有困難的。譬如以前士兵站在兵車上面，誰也不知道他武功怎麼樣，反正混在士兵中間，說不定裡面就有一批南郭先生，而現在要他們從車上下來，換上盔甲，上馬去作戰，說不定就出洋相了。所以反對胡服騎射的勢力非常之大。正因為這樣，趙武靈王花了很多的精力。他首先跟他的國師關起門來，謀畫了五天。當然肯定不是論證該不該，而是商量怎麼辦。另外，他還編了一些故事，也許不是他編的，但至少是他利用、完善的。編的什麼故事呢？趙簡子——就是趙武靈王的祖先，也可以說是趙國的創始人，曾經大病一場，病好了以後，對群臣說做了一個夢，夢到了上天，聽到了鈞天廣樂，最美妙的音樂、最華麗的舞蹈，都欣賞到了，然後天帝讓他射一頭熊，再射一頭羆，熊、羆都被他射死後，天帝又賜給他一條狗，這條狗是北方少數民族狄人的地方產的一條狄犬，另外，天帝還給他兩個

竹製的盒子。趙簡子夢中的這些景象都得到了很好的解釋，滅熊、羆，意味著他註定要占領少數民族的地方，兩個盒子象徵著他的對手，狄犬象徵著他的後代子孫。這個夢為什麼在趙國得以流傳呢？實際上就是趙武靈王要為自己的改革找到一些根據，但是僅僅這樣還不夠，他跟大臣商量了以後，認為最重要的障礙是他的叔父——公子成。那個時候宗族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力，不像後來中央集權制建立以後，皇帝的權威至高無上。加上公子成是趙武靈王的叔父，叔父要反對的話，這個事情就很難辦，因為在他叔父的背後還有一大批支持他的大臣，所以趙武靈王認為公子成是關鍵。趙武靈王派了一位使者去向公子成轉達自己的意思，他說現在要準備舉行一次朝會，這是一次正式的儀式，在這個儀式上要求所有大臣都穿胡服，他希望叔父能夠體會他改革的苦心，帶頭穿上胡服，起到一種帶動和推廣的作用，其他人看到就必然都會跟上來了。但是，儘管趙武靈王派去的使者轉達了他的意思，講了他的一片苦心，公子成還是反對，推託說正在生病，所以不能親自跟大王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是公子成表示：「中國（指中原地區）這個地方，都是聰明睿智的人住的，各種財富和用品都聚集在此，聖賢進行過教化，仁義得到施行，詩書禮樂得到運用，有異常本領的人都可一顯身手。遠方那些沒有開化的人，他們則是來觀摩學習的，我們是蠻夷學習的榜樣。現在大王偏偏要成、捨去中國人的服裝，去採用遠方那些胡服，不遵守自古以來的規矩，改變了我們的傳統，這樣是違背人心的，賢士大

夫的意見大王也不聽，這不是脫離中國的實際嗎？所以我希望大王再慎重考慮。」

在這種情況下，趙武靈王說：「既然叔叔要見我，又有病，那麼我就親自向他說明。」所以 he 親自到公子成的家裡非常懇切地又說了一番道理。他說：「禮節和服裝可以不同，都是為了方便，時代不同了，辦法也可以改變，形勢變了禮儀為什麼不能改呢？聖人主要是對國家負責，所以從來沒有絕對的法度，法度不是一成不變的，只要便於實行就可以。一個國家可以採用不同的禮儀，儒家的宗旨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做法則可以不同。」他再三說明這個道理，說這樣改變是為了國家的利益，是為了使趙國強盛。他又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說：「我們國家東面跟齊國、中山國隔著一條黃河，這條河就成了一條界河，沒有辦法利用它來航行，反而成為國防的前線。我們國家要尋求發展，只有向另一邊即北面和西面發展。而這一面，又是胡人和燕國，如果在軍事上不能夠勝過這些國家，那麼我們趙國就陷入絕境了。東面受到河水的影響而無法發展，西面和北面要發展靠什麼？只有實行『胡服騎射』才能夠對付這些勢力。」

聽了這番話後，公子成總算表態了。他說：「我太愚蠢了，沒有理解大王這個道理。既然這麼說，我就帶頭穿胡服上朝。」本來以為叔父都贊成了，應該沒有問題了，結果趙家的趙文、趙俊以及一個叫周紹的大臣仍然極力反對，認為還是原來的服裝好，要求撤銷這個命令，所以趙武靈王再次發佈文告，詳細闡述自己的理由。文告裡明白地告訴大家，照搬書本知識去

駕車的人不會懂得馬的性情，只會用過去的道理來處理現實問題的人，不能理解現實的變化，固執於傳統的人不足以建立蓋世之功，因為效仿古代不足以解決現實的問題。趙武靈王痛痛快快把話都講清楚了，所以沒有再理會一些大臣的反對，直接實行「胡服騎射」。與此同時，隨著實力的加強，他親自率領軍隊進攻中山國，占領了中山國一些重要地方。這樣他又進一步向西北擴展，把領土推到了今天的河套地區。而後他又親自帶軍隊攻下了中山國剩餘的地方，最後中山國不得不求和。到了西元前二九六年，中山國徹底被消滅，中山國國君被趙武靈王遷到了今天的陝西北部，趙國的實力達到了極盛。很明顯，這是趙武靈王推廣「胡服騎射」的結果。

今天可能很難理解，為什麼這麼一點事在當時的趙國會引起軒然大波。但是儘管趙武靈王推廣「胡服騎射」成功了，並不等於這場改革就已經真正勝利了，就在趙國的實力以及趙武靈王的威信達到頂峰的時候，趙武靈王又做出了驚人的舉措。

是什麼舉措呢？原來，趙武靈王在個人生活方面也是很率性的。

有一次在遊玩的時候，他看見一位美女，就動了心。這位美女的父親吳廣趕忙把女兒獻給他，後來趙武靈王賜名她為「吳娃」，她的父親還說她是聖人的後代，所以名字叫做孟姚。趙武靈王對孟姚十分寵愛，甚至一度影響了他處理公務。孟姚給他生了個兒子，本來他的長子已經立為太子了，因為寵愛孟姚，又喜歡這個小兒子，就把原來的太子廢了，立孟姚的兒子為太

子。趙武靈王的另一個驚人舉措，是在他年盛力強的時候，宣佈把王位傳給這個當時只有十歲的小兒子，而他自己稱為主父。當然這並不是說他放棄了自己的權力，他照樣帶領軍隊，出征時就把國內的事情交給小兒子。比如他滅中山國時，就是在已經把王位傳給兒子之後。

趙武靈王還進一步希望將來有朝一日能夠去進攻秦國，所以決定到現在的包頭一帶去察看形勢。而到了包頭這一帶，就意味著繞到了秦國的後面。那怎麼去呢？趙武靈王就冒充趙國的使者出使，秦王開始沒有注意，後來覺得這個使者氣宇軒昂，與一般人不同，發現有問題，趕快叫人去追，但是這個使者已經飛快離開秦國出關了。這個時候秦王才知道，原來這個所謂趙國的使者就是趙國的主父——趙武靈王本人。

趙武靈王本來希望擺脫日常的事務，專心一致為趙國開疆拓土，專心一致跟秦國對抗，可是殊不知日後竟禍起蕭牆。他為什麼要把國君的位子傳給一個十歲的小孩呢？難道僅僅是為了寵愛的那位美女嗎？其實還有背景，即他片面地吸取了歷史經驗。他的祖先趙簡子也有過類似事件。趙簡子在自己晚年的時候，發現他的大兒子比不上小兒子，這個小兒子是狄婢（也就是一個狄人婢女）生的孩子。雖然這個小兒子並非嫡子，母親地位也很低賤，趙簡子還是決定立他為太子，但是兄弟兩人感情很好，所以大兒子另外封了地方，小兒子就是後來的趙襄子，也是一個很了不得的君主。趙襄子的夫人生了五個兒子，趙襄子卻堅持把國君的位子傳給哥哥的

後代，所以後來國君的位子又回到了他哥哥的後代這裡。

趙武靈王可能是受了這個啟發，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小兒子繼位，他認為小兒子比大兒子好，然後兄弟之間可以互相謙讓，小兒子將來再把君位傳回到大兒子那裡去。可惜他片面理解了這個歷史經驗，他沒有想到，自己的小兒子並不像他想像的那麼賢能，而大兒子呢，也沒有像趙襄子的哥哥那麼謙讓，所以在傳位不久就發生了事情。

當趙武靈王滅了中山國以後，舉行了一個朝會，即大規模的朝上慶祝。在朝會上，他看見他的長子向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就是自己的小兒子行禮，他覺得有一點於心不忍。兄弟兩人，哥哥現在是臣子，兄長反過來向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稱臣，所以趙武靈王又改變主意了。那麼究竟怎麼改變的，現在只能夠看到後來取得勝利的、他的小兒子——惠文王留下的記載。

據說，趙武靈王一度動心，準備乾脆讓兩個人都做王，都封他們為國君，這樣的話就免得兄弟之間不平衡了。在這種情況下，他的大兒子卻趁他跟小兒子一起在宮外的時候發動政變，意圖奪回本來應該屬於自己的政權。結果大兒子失敗，逃到了趙武靈王住的沙丘宮那裡避難。趙惠文王即小兒子的軍隊包圍了沙丘宮，並下令說，誰不出來的話就全部滅族，所以大家紛紛跑出去，大兒子覺得無路可走就自殺了。但小兒子的部將們繼續包圍著沙丘宮，不讓趙武靈王出去，手下人全部跑光了，趙武靈王一個人被關在宮裡面，出也出不去，食物全部吃完了，

只能爬到樹上掏鳥窩找吃的。幾個月以後等到能吃的東西全部吃完了，趙武靈王也餓死了。

這樣一位有作為的、矢志改革的君主，最後居然是被兒子逼迫餓死的。順便說一個偶然的巧合，也就是八十五年以後，秦始皇在巡遊途中，也是在這座沙丘宮病死的。然而不管趙武靈王的下場怎麼樣，這場改革的意義是非常深遠的，因為從趙武靈王推廣「胡服騎射」以後，騎射以及武士穿胡服很快為各國所接受，並且再也沒有改回去。所以從趙國推行「胡服騎射」、其他諸侯國也紛紛效仿以後，中國車戰的歷史就結束了。貴族們穿著上衣下裳，在車上拿著長矛，下面步兵配合，這種場景已一去不復返了。以後除了偶爾還用兵車作為武器以外，作戰主力一般都是騎兵了。將士的服裝雖然不再叫胡服，但實際上已經都推行狹袖、緊身的服裝了。所以從改革的角度講，趙武靈王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當然有一點，趙武靈王推廣胡服，只限於將士，一般的大臣、民眾還是照樣繼承原來華夏諸族的傳統服裝。後來，儘管胡人也就是北方少數民族不斷地內遷，甚至成為中原的統治者，比如說鮮卑人就曾經統一過北方，以後有胡人血統的君主就更多了，像契丹人、女真人都曾在中原建立過政權，在他們統治的時期也曾經推廣過自己民族的服裝，但是，從秦漢傳下來的所謂「漢家衣冠」一直保持著。除了基層的百姓穿短衣及小袖緊身的衣服，或者其他在工作的時候以外，一般正規的服裝，還是寬袍大袖，基本上延續了從先秦以來儒家認為符合禮儀的服

飾。特別是在正式的場合，如進行禮節儀式、節慶的時候，皇帝以及官員們都是如此。當然，皇帝有特別規定的服裝，因為根據長期居於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服飾是禮儀等級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們往往把「漢家衣冠」作為傳統觀念、傳統文化、傳統禮儀的一個象徵。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在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以後，當時的民眾被迫改換衣冠或者逐漸胡化了，一旦他們重新看到來自南方的使臣，穿著「漢家衣冠」，他們會非常感動，甚至有很多人激動地流下眼淚。因為他們已經把「漢家衣冠」看作一種傳統、一種捨棄不得的傳統。

但是，「漢家衣冠」也有它的另一面。因為都是寬袍大袖，太講究禮儀等級，所以服裝嚴格講起來成了一種道具，人則成了一個衣架，穿衣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別人，是為了滿足禮儀制度上的需要。這樣有什麼缺點呢？就是把人體本身的形體美掩蓋住了。中國的傳統或者說儒家的傳統，身體能不露的地方儘量不露出來，尤其是婦女，不要說其他敏感部位，就是手臂也要遮起來，所以都要求寬大的服裝。這樣，人本身的形體美就不容易顯現出來。可是人的欣賞需求，特別是上層的人物如皇帝、大臣等，對異性形體美的追求還是有的。所以實際上在宮廷內部，經常會不顧禮儀。一旦那種緊身的胡人服飾傳到中原，往往為上層貴族們所喜愛。在歷史上，比如東漢末年、南北朝的時候，還有唐朝，經常會流行胡人的服飾。而那些正直的大臣、傳統的學者，則把它看為一個凶兆。如果事後這個國家真的亡了，他們就會說，你

看，胡服的流傳是一個亡國之徵。如果哪個皇帝喜歡欣賞他的宮女、妃子穿胡服，就會被認為是個亡國之君。所以對於這個問題，傳統學者們看得非常嚴重。但是到了清朝，這個傳統被迫中斷了。

在清朝以前，儘管有些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以後也推廣過他們的服飾，但從來也沒有那麼徹底，而且時間也不是很長，往往等到少數民族政權覆滅後，又重新恢復原來傳統的服裝。清軍入關以後，一方面採取的措施非常嚴厲，另一方面清朝延續的時間也相當長。入主中原以後不久清政府就下了剃髮令，要求男子把周圍頭髮都剃掉，中間留下來，紮成一個辮子。服裝也全部要改成滿族的服裝。當時有赤裸裸的一句話：「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據記載，官府下令剃髮，都是一個剃頭的擔子，旁邊掛著割下來的人頭，一旦有人不願剃髮就把他的人頭割下來掛上去，非常嚴酷。本來有些地方已經接受了清政府的統治，比如江南，為了這件事又重新起兵反抗，當然結果都是被清政府所鎮壓，但是民間的反抗還在延續。很多人死了以後，穿的壽衣還是明朝服飾的式樣，這是當時的一種說法，生不能做大明的人，死了要做大明的鬼。還有就是有些人畫祖宗遺像的時候，都給祖先畫上穿傳統服裝的模樣，用這種方式來抵制、抗拒。清政府後來也注意在思想觀念等各個方面調整政策，把自己說成是儒家文化、傳統文化的繼承者，並且把自己說成是黃帝的後代，只不過是遷到了北方，現在又回來了。通過這些方

法，清政府緩和了與漢族士大夫的矛盾，但是說到服裝就再也沒有改變。

一直到了辛亥革命以前，就是晚清的時候，受西方的影響，一些革命者剪掉了辮子，甚至穿上了西服、留了新式的髮型。而這個時候，一些遺老遺少還在抵制，繼續保持清朝的長袍馬褂、留著辮子。甚至有人專門寫文章來辯論，說你們現在罵這個辮子是豬尾巴，但要真是豬的話，剪掉了辮子不還是豬嗎？以此來為清朝的服飾辯護。可見，服裝一旦成為觀念的一部分，就有很強的生命力。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朝鮮半島。朝鮮半島長期受漢文化、中原文化的影響，中國的禮儀制度大部分在朝鮮半島得到了延續。滿族人進關以前就跟朝鮮發生過衝突，之後征服了朝鮮，朝鮮不得不接受清朝統治，成為清朝的屬國，但是實際上朝鮮的君臣念念不忘當初明神宗也就是萬曆皇帝派軍隊去幫他們復國的再造之恩，所以他們除了密謀要幫助明朝復國的計畫以外，堅持不肯改換明朝給他們定下的服飾。經過幾次衝突，最後清政府沒有辦法只好放棄，容許他們繼續穿原來的服裝，戴原來的帽子，保留原來不剃髮、不紮辮子的傳統。從這個程度上講，朝鮮半島上那些長期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人對保持自己的傳統還是很堅定的，所以在漢城奧運會時可以看到開幕式上專門的儀仗，包括那些表演的人，穿的全部是傳統服裝。要說中國傳統的服裝在哪裡保留比較多，倒還是在那裡。

那麼中國呢，反而出現一個尷尬的局面。現在有人提出恢復傳統的服裝，那麼到底恢復什麼呢？一方面我們應該很通達，比如說現在婦女穿的旗袍，就是清朝旗人婦女穿的袍子，當然以後有過改良，但是基本形式還是在的。大家想想看，要是明朝人看到這種服裝，他接受得了嗎？那是異族的服裝，根本接受不了的。但是因為經過清朝的統治，經過包括漢族在內的各個民族之間的融合，大家能夠接受。而後，清代的長袍馬褂也終於為西式服裝所替代了。孫中山穿的中山裝也好，毛澤東穿的人民裝也好，或者列寧裝、學生裝，其實都是外來的，都是西式的，不過稍微做了變化而已。

現在講傳統，是不是只有長袍馬褂的傳統呢？如果往前追溯的話，要追溯到什麼時候呢？是明朝還是漢朝？傳統文化能不能改變呢？今天的西式服裝能不能成為中國人服裝的一部分呢？我想這些問題不需要我來回答，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早已用自己的行動在回答了。這個過程，雖然不會像趙武靈王推廣「胡服騎射」那麼複雜，但也會有矛盾、衝突。

這裡講一件小事，我曾經做中學教師，那十幾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前跟「文化大革命」中間。當時我管理學校的時候做一件事，就是經常去看看哪個學生穿小褲腳管的褲子。當時上海人都知道，以前所謂流氓阿飛的特點就是奶油包頭、小褲腳管，頭上抹了油，頭髮梳得光光的，然後褲腳管很小。年紀大的人可能還記得，「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舊」，在南京路上

剪別人的褲腳管，甚至把姑娘的褲腳管都當場剪開，高跟鞋、半高跟鞋也不許穿，掛在脖子上光著腳回家。我這個教師經常做這事。後來發現同學開始穿上面窄下面比較寬的所謂喇叭褲，那不得了，喇叭褲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再後來牛仔褲也引進來了，當時說牛仔褲是西方資本主義腐朽沒落的象徵，也不許穿。改革開放以後，我到了美國才知道，牛仔褲其實勞動人民穿得更多。

所以回顧歷史，直到今天，我們始終面臨著這麼一個問題，那就是對服裝、髮飾等各個方面到底該怎麼樣來使它們適合我們這個國家、民族的實際，又將以怎麼樣的一種心態來對待我們所不熟悉的這些事物。也許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改革中，能得到一些啟示、增加一點知識。

輪臺罪己

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漢書》

輪臺罪己

在中國古代的帝王中，統一王朝的帝王影響很大，但他們的壽命都不長，沒有幾個人能夠活過七十歲。在僅有的幾個人中，漢武帝算一個。但就在位的時間之長來說，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在康熙皇帝以前沒有人可以跟他比。明太祖比漢武帝多活一歲，但是在位時間比他短。

漢武帝開疆拓土、建功立業，在歷史上是屈指可數的。比如說，秦始皇的時候，疆界東面只到遼東，只有朝鮮半島靠西北的一個角；到了漢武帝的時候，疆界則擴展到了朝鮮半島的中部。南邊，秦始皇的時候剛剛把疆界推到越南的東北角；漢武帝的時候，一直達到了今天越南的中部。西邊，秦始皇修長城時，西面到今天甘肅的岷縣；漢武帝的時候，已經擴展到了玉門關，也就是今天甘肅跟新疆交界的地方了。而且到漢武帝曾孫的時候，終於把整個西域，就是巴爾喀什湖、帕米爾高原以東，中亞和新疆這些地方都納入了漢朝的版圖，並且修通了連接中原各地的道路，真正有效地統治了這麼大一塊疆域。這個功績恐怕很少有人能跟漢武帝相比，中國疆域的基礎也是在漢朝時候奠定的。